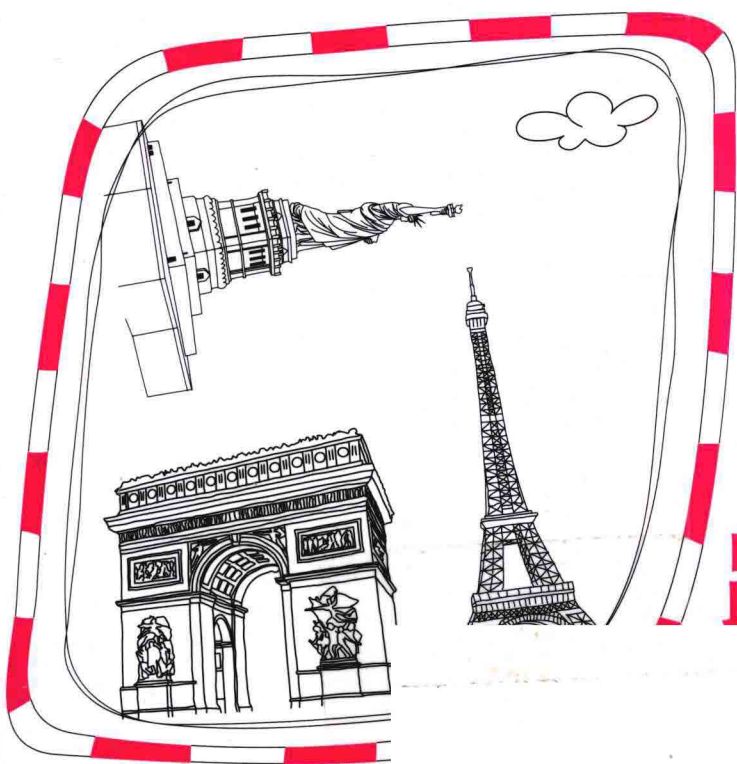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不倦的旅人



# 跟着电影 去旅行





不倦的旅人

# 跟着电影 去旅行



人民邮电出版社  
北京

# CONTENTS

4 作者序 用电影的眼光去旅行

## Chapter 1

6 电影博物馆好好玩

8 亨利·朗瓦怪老头 法国电影馆鼻祖

20 东京NFC 国际电影资料馆联盟开大会

26 颠覆与美好 宫崎骏吉卜力美术馆

34 迪士尼&巴贝斯堡片厂乐园 疯狂去玩吧

44 柏林电影博物馆 爱恨交织

52 美术馆看电影 蓬皮杜中心新媒体艺术展

## Chapter 2

60 电影院Super体验之旅

62 卢米埃尔兄弟大咖啡馆 电影诞生啰

68 巴黎艺术电影院 mk2旗舰馆

76 牛津艺术电影院 漫游波特草原

82 台北的《卧虎藏龙》vs.牛津的《卧虎藏龙》

86 柬埔寨电影院 体验《丛林大冒险》

90 巴拿马戏院 好莱坞后花园



## Chapter 3

### 98 玩转影展之旅 Film Festival

- 100 波士顿影展 哈佛大学+红袜棒球
- 106 日本山形影展 电影&旅游完美结合
- 116 精致·高档·精英 光点戏院影展
- 122 台北电影节 《九降风》史上创纪录事件
- 128 南方影展 与法国金主游台南戏院

## Chapter 4

### 138 来吧，跟着电影去旅行

- 140 纽约电影天堂 《电子情书》场景之旅
- 146 《巴黎，我爱你》 三大墓园朝拜
- 154 西堤岛上逛法院 塞纳河畔吃冰激凌
- 162 交响情人梦 来听场音乐会吧
- 168 文德斯的欲望之翼 天使你有听我祷告吗
- 174 有乐座棒球片 东京巨蛋看比赛
- 182 勃朗特姐妹 呼啸山庄荒原漫游

### 188 附录

- 电影博物馆排排站
- 影展大搜罗
- 电影场景查询网站
- 感谢名单





## | 作者序 | 用电影的眼光去旅行

### 纷繁的电影玩乐杂记

梦想已久的主题——跟着电影去旅行，终于诞生了。

从入门级的电影场景之旅，越玩越疯，连电影博物馆、电影院、影展，甚至导演坟墓也不肯放过，统统任性搜罗入袋，形成了这本纷繁的电影玩乐杂记。

我挑影片、挑旅游地、挑博物馆、挑影展……自以为是，随己所好，玩得兴高采烈，不亦乐乎。所以请容许我的喜好偏见，毕竟影史百年累积的片量，多到令人眼花缭乱；我的DVD泛滥到重复买片也浑然未觉，电影书一本接一本，没读过又继续向上堆，更遑论时间及金钱有限、油价上涨、通货膨胀……（开始胡言乱语），因此书中无法广纳片单，还请见谅。

2008年，为了这本旅游书，我咬紧牙关跑了一趟巴黎和柏林，结果第一天相机就丢啦！所以也请原谅我，书里关于巴黎、柏林的故事多，照片却少得可怜，总之，我只是起个头而已，要玩、要乐只消把书扔了，推开门去，你的电影旅行地图立刻于焉展开。

### 这不是一本旅行电影的论文

写书的同时，论文阴魂不散缠绕着我，当然，论文的主题也关于电影，虽然我很想塑造出左手写论文，右手写旅游书的生动模样，但事实却是，一边是指导教授手拿教鞭虎视眈眈，一边是编辑大人温柔地严格盯稿，每次转换都抓破脑袋似的，换语调、换心情、换书看。

两个我都爱，但爱法不同，一个爱了变聪明，一个爱了变快乐，你选哪一个？松心而论，写论文时我十分阴沉、讨人厌，掉书袋，痛苦多了，但我知道这些都会幻化成旅游书里的养分，支撑起长久地玩乐搞笑的可能性。

同时，这本书也绝对不是论文，不写影片分析，不写风格美学，更没有所谓的“旅



行公路电影”，去探讨文德斯老大拍的《得克萨斯州的巴黎》，女性主义必看经典《末路狂花》，或台湾近年的《单车上路》、《练习曲》等，利用主角们开车、骑车上路的情节，或逃避过去，或改变现状，或追寻成长历程，也可能是圆一个梦想……好了，这类旅行电影很多，也自成一派高深学问，有兴趣的人请移驾图书馆，有成堆的论文等待你咀嚼和研究呢！

### 出发吧，跟着电影去玩耍

电影延伸玩法千百种。

第一步很简单，只要你爱电影，随手一选，五花八门的DVD俯拾皆可为旅游导览手册！跟《哈利·波特》到伦敦King's Cross车站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；随《天使爱美丽》去巴黎的圣心堂、双磨坊咖啡馆；让《电子情书》梅格·瑞安与汤姆·汉克斯斗嘴的Cafe咖啡馆、中央公园、热狗店，作为纽约伴游行程……本款玩法轻松简单，没有负担。因为爱电影，所以我们去电影场景吃喝玩乐，到此一游。

场景玩腻了？那就加点花样，添些想象——去特吕弗导演墓前朝拜；到柏林巴贝斯堡片厂游乐园玩；逛东京电影博物馆；感受牛津电影院氛围；疯狂加入山形影展；看一场没字幕又听不懂的法语片、德国片，甚至柬埔寨电影！我们用旅行、用眼睛，设计一次又一次自己独有的另类电影旅程。

不用再谈电影或旅行的意义，搬出一堆的大道理啦！真的，去玩就是了。

只是这次，我们带着电影一起玩。用电影的眼光，去旅行。

翻开书，放轻松，快去玩吧！









电影博物馆

好好玩



# 亨利朗瓦怪老头

## 法国电影馆鼻祖

magicien du c

À PARTIR DU 16





LA  
CINÉMATHEQUE  
FRANÇAISE

EXPOSITION  
PROJECTIONS  
RENCONTRES

“从创立电影馆开始，我就相信奇迹。”

——亨利朗瓦 (Henri Langlois, 1914—1977)

久仰亨利朗瓦大名了。把他的事迹列出来，绝对洋洋大观。

他抢救默片，成立电影馆，又是法国新浪潮的推手。最轰动的事件发生在1968年，特吕弗、戈达尔一大批明星级大导演向政府抗议，誓言退出戛纳影展，全都是为了他——不让文化部撤掉朗瓦的馆长职务！

没有他，一堆默片早已随着战争灰飞烟灭；没有他，我们看不到《卡里加里博士》；没有他，新浪潮恐怕不会掀起电影巨浪；没有他，国际电影资料馆联盟也许不会成立……所以称亨利朗瓦为“电影守护神”，绝不为过。

但以上全是听闻而来，真正令我对朗瓦大叔燃起一股亲切感的，其实是一部以他为男主角的纪录片——《亨利朗瓦：电光魅影》。

## 不折不扣的怪老头

朗瓦大叔原来是个卷发大胖子——我看得傻眼，那是在2005年的金马影展。

银幕上，众多知名电影导演所敬仰崇拜的神，竟是个衣着邋遢、卷发飞扬、行事野蛮的粗鲁老头！

他爱耍赖，曾用一张破传真回应让·维果的家属：“让·维果不属于你！”硬不归还让·维果的剧本手稿。他尖酸刻薄，曾对瑞士洛桑电影资料馆的馆长说：“你去跟卢浮宫借《蒙娜丽莎》，看看他们怎么说？”打死不肯出借手上布努埃尔的《黄金时代》。他更不掩厌恶地公开咆哮：“你在开玩笑？林格伦要销毁30万张剧照？太可怕了，他是恶魔。”林格伦（Ernest Lindgren）是当年伦敦电影资料馆的馆长，他们之间的恩怨几本书都写不完！





保存电影是一回事，但朗瓦不理睬授权，利用黑市交易，非法走私影片，跟政客关系不佳，脾气又大，搞得电影馆与放映厅搬来搬去，最终自己也猝死在馆内的楼梯间。我猜，最后一刻他想的可能还是电影。

电影发明之初，没人视电影为艺术（当然现在也没好到哪里去啦）。观众爱看电影，是因为其娱乐性，影片绝不是大家眼中应该高挂在博物馆里吹冷气，供赞叹、研究并修复保存的东西。所以放映完就乱扔销毁，加上两次世界大战来，实际保留下来的电影数量并不多。

迷恋电影成痴的朗瓦大叔，当然受不了这种乱丢影片的行径。他自掏腰包，或从垃圾堆捡，没钱时就打电话催促别人买，搞得生锈片盒堆得家里、办公室到处都是。他自嘲兼劝诱：“包括我都是笨蛋！你无法判断出究竟哪部影片有价值哪部没价值，所以必须‘挽救一切’！”对朗瓦而言，每部影片都封存了一段时间、某个人生和文化的瞬间。你凭什么决断，何者保留、何者丢弃呢？

1936年，朗瓦正式成立“法国电影馆”（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）。如此一个私人组织，凭着朗瓦对电影保存事业的毅力与热情，获得了电影界人士的信赖，他们纷纷捐赠拷贝、剧本、戏服、器材等给电影馆。1938年，他与伦敦、纽约、柏林的电影博物馆共同组成国际电影保存协会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靠熟识的德国军官通风报信，挽救了不少美国和苏联的电影。卓别林的《大独裁者》，甚至德国《蓝天使》的底片，也都是朗瓦救回来的，不然恐怕全被希特勒销毁了。

朗瓦与他的电影馆，从此就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吗？当然不。



1 2

3

1. 裸男走向入口
2. 法国电影馆外一角
3. 馆内投影的厕所指示

## 电影馆一波三折，总是濒临破产

电影馆是私人机构，因此资金常常出状况。

大家攻击朗瓦不是一位好的管理者，总让电影馆濒临破产边缘。偶有一点钱，他立刻就去买好东西，不管实际营运问题。而朗瓦的解释是：“我不介意成为游民，但我要一座拥有好收藏的电影馆。”他甚至曾把回程机票卖掉去买影片，心想“反正领事馆会把我遣返回法国的。”

电影馆从梅辛大道 (Avenue de Messine)，迁到乌玛街 (Rue d'Ulm)，最后搬到夏佑宫 (Palais de Chaillot)，虽然一波三折，但朗瓦的自由独立与批判精神，却带领着一群自豪地宣称是“电影馆长大的孩子们”，如里维特、夏布洛尔、德米、戈达尔、特吕弗等，掀起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巨浪。

1972年6月14日，朗瓦一手促成的电影博物馆 (Musée du Cinéma) 正式在夏佑宫揭幕。



1  
2  
3

1&2. 1968年学运街头展览  
3. 电影海报店

这座博物馆不只放映影片，还展示《乱世佳人》里费雯·丽穿过的戏服、《惊魂记》里老妈妈的干枯脑袋（希区柯克送的），以及各式各样的剧本手稿……。它不像一般美术馆，朗瓦不在乎年代，他感兴趣的是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，而非电影史八股文。你仿佛可以感受到朗瓦大叔亲自口沫横飞地上场解说，传递出对电影无与伦比的旺盛热情。

大叔几乎将毕生心血全部投注其上，日夜不停地工作，需要休息，就随处倒下呼呼大睡。睡两小时起来，再继续工作。如此不眠不休，1977年1月13日，博物馆尚未满五岁朗瓦便死于心脏病发。

朗瓦一过世，博物馆就变成了孤儿，逐渐地，灯泡坏了、角度偏了，蛀虫侵蚀剧本、戏服，地板落满尘埃。因为没人维护，博物馆经历了一段令人不愉快的时期。

一切像电影一般，1997年7月22日晚上，一场大火解决了所有问题。夏佑宫屋顶烧了起来，发生三次爆炸，幸好大多数展品和影片都安然无恙。然而，这场大火并没有



让博物馆浴火重生，重新亮灯营业，文化部反而派人来搬走馆藏、清空内部，熄灯结束一切。

朗瓦的这座电影博物馆，就这么戏剧性地消失了。讽刺的是，几周后，巴黎法院宣布已名存实亡的博物馆，成为一件受法律保护“创造性作品”。

而电影馆仍继续存活，继续流浪。从东京宫再迁到隆尚路（Rue de Longchamp），狭小的格局再加上新媒体的潮流，使电影馆除了在2003年《戏梦巴黎》放映时掀起一股热潮，似乎少了当年那种意气风发的摄人气势。

2005年9月28日，电影馆再迁至贝尔西区（Bercy），一栋由建筑师弗朗克·格里（Franck Gehry）设计的前美国文化中心。历经多年来的数次搬迁，电影馆终于获得了一个名正言顺的“家”，不仅热闹重新开幕，电影图书馆（BiFi）也一并搬迁进来，这里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电影艺术馆。

## 法国电影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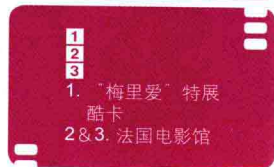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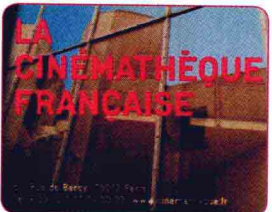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要把电影历史，带入生活中。”

——亨利朗瓦

走过七十多年历史的法国电影馆，加上这么一位特立独行、具精神标杆地位的朗瓦大叔，令我日夜盼望实地一游。好巧不巧，就挑上油价、欧元狂飙高点时，只得拿出大叔卖回程机票的精神，硬拼飞往巴黎。

我满心期待，在抵达巴黎的第一个早晨，就迫不及待跑到电影馆。

电影馆位于塞纳—马恩省河畔的贝尔西公园，不是气派高楼，也没有高挂鲜艳名牌，只有透明玻璃上淡淡映出La 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字样，下方贴两张梅里爱《月球旅行记》的特展海报，左右则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裸体男人们一排排走向入口处的模样。



这栋多层次的米色建筑，包括展览厅（常设展和特展）、图书馆、书店、电影院，一并统称为“法国电影馆”。收藏有约4万部电影拷贝、4000件器材、2000名演员的戏服，以及无数的电影草图、海报剧照、剧本、报道、相关出版物等。

展览厅比我想象中的小。法国著名期刊《电影手册》就指出，这面积1100平方米的电影馆，不敢自称为“博物馆”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太小了！比较起来，1972年朗瓦的电影博物馆拥有2000平方米的面积和十九个展间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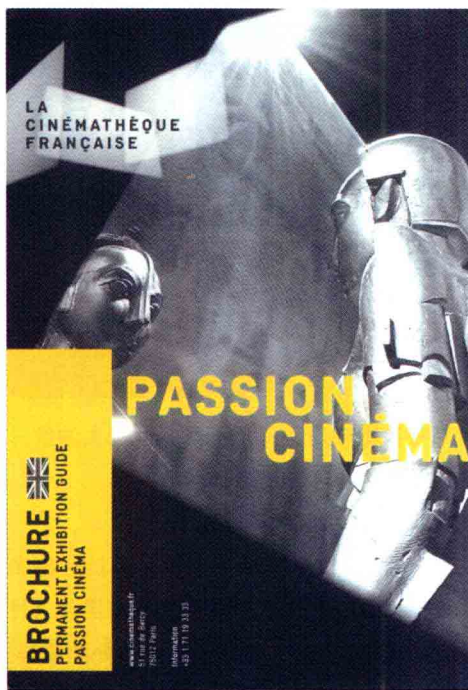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没有英文介绍，让我看得一头雾水。但显而易见，展品是以世界电影为主题，而非狭隘的法国影史介绍。常设展题名为“电影热情”（Passion Cinéma），以三位电影收藏人物Will Day、朗瓦和Jean Vивиé为线索，以他们收藏的影片、手稿、器材为对象，带出世界电影萌芽及发展的历程。

第一位是英国人Will Day（1876—1936年），他是电影器材专家和电影史学家，收藏了无数早期影像的器材装置及档案手稿。但是英国的东西怎么会跑到法国？Will Day的收藏原本属于伦敦科学博物馆，不过英国并不重视，所谓“一人的垃圾是另一人的宝贝”，1959年的一个机缘，法国文化部长马尔侯促成电影馆买下这些收藏品。

幸亏这批丰富的器材，我们才可窥见电影技术发展与电影风格演变的强烈关系。

第二位传奇人物，就是我已经写了太多的朗瓦大叔。Will Day过世那年，朗瓦成立了电影馆。他不囿于机械设备，又对电影有着近乎恋物癖的痴迷，使得他的收藏扩展至全世界，包括梅里爱影片、默片、德国表现主义电影、俄国电影、实验电影、好莱坞戏服等，更激发了人们对电影保存的认识与热爱。

第三位则不同于前两位的私人收藏，Jean Vивиé（1904—1972年）代表的是法国政府对电影保存的重视。1969年，文化部及电影中心成立电影资料馆



“电影热情”常设展简介



(Archives Françaises du Film)，由电影科技史学家Jean Vivié担任负责人，他褪去朗瓦偶像式激情的光环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了电影寄存规范，重视建档、秩序、人才训练……积极彰显了法国政府的角色。

但最令我目眩神迷的，莫过于戏服展示区。玛琳·黛德丽在《荣华富贵》(Kismet, 1944)亮相时穿的黑色镶金背心晚礼服、Ann Baxter在《彗星美人》(All about Eve, 1950)领奖时身穿的小礼服，以及伊丽莎白·泰勒在《小妇人》(Little Women, 1949)中所穿的浅粉色缀红花戏服等，全搭配上电影片段，展现影像和实体对象交织出的魅力。当然，希区柯克送给朗瓦的那颗《惊魂记》里老妈妈的干枯脑袋，仍是吸引观众目光，惹人捧腹大笑的宝贝。

沿阶梯而上，另有一间较小的展厅，以1968年朗瓦事件为主题，三面大银幕交错放映——左面墙是朗瓦的静态照片，包括他与希区柯克的合照；中间是1968年特吕弗、戈达尔等导演抗议政府的影片，可听到他们不停高喊Cinémathèque和Langlois；右面墙则是特吕弗《筋疲力尽》的电影片段。一张长条椅子上，只有我一人，独占欣赏了好久，才把这三段影像慢慢看完。

1968年，法国政府欲安插官派馆长取代朗瓦，引起电影界一片哗然。虽然电影馆被朗瓦经营得亏损连连，但他树立的独立精神怎能让政府介入？于是特吕弗、戈达尔等导演积极运作《电影手册》杂志社，当然也结合当时的反越战抗争、性解放运动等议



电影馆的节目手册